

●西部乡野丛书

清 河 川

孙兴盛
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PDG



孙兴盛，男，1940年1月11日生于陕西省蓝田县许家庙镇峒峪村。自幼酷爱文学。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。曾有小说获省、市及国家级奖励多次。已出版短篇小说集《应聘者》；长篇小说有《尘世》、《沉浮》等，均已着手改编电视连续剧。现任政协西安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。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第一章

1

清河川的故事，得从女巫红裤子说起。

二十里清河川，出名的人物不是镇长，不是书记，而是任家村的神婆红裤子。她除有一套伐神的本领，能为远远近近的乡党“指点迷津”外，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一段风流韵事在清河川流传着，而且久经不衰……

1966年的秋天，霪雨连绵，任家村熟透了的苞谷豆子，仍然端端地耷在地里，庄稼地里到处浸沁出清湛湛的雨水，人们无法下地，只好赋在家里谰么二三。

突然，西边天空的云缝里透出一道殷红的霞光来。一会儿，乌云褪尽，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布满红晕的天幕上，人们开始从各家的屋子里遛了出来，不约而同地来到村东头的大柳树底下。

大柳树底下的碾盘上，跼蹐着一个中年男子，正挥胳膊

膊扬手地喷着唾沫星子，朝围在四周的村民们夸耀着，解释着。

碾盘底下站着一个年轻女子，脑袋后边扎着一条又粗又长的马尾巴辫子，穿一条十分扎眼的红裤子，一双红裤带头儿露出了衫子襟的下摆，勾引了许多小伙子窃窃私语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这年轻女子挺着一副大肚子，活像衫子襟底下扣着一只大铁锅。这铁锅，整得她腰子朝后翘着，圆鼓鼓的臀蛋儿不得不朝前收缩着。

“大家都看到了吧，这女子……”中年男子从碾盘上站起来，朝那穿着红裤子的年轻女子一指，说：“这女子长得不错吧，既年轻又漂亮……更要紧的是她有一副好心肠……谁娶了她，谁跟着享福……”

从任家村各个巷口走出来的庄稼人，听到这中年男子的吆喝声，都加紧了两步，挤到了人群中，来欣赏这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稀奇事。

南巷子任老四刚走到碾盘跟前，就嚷嚷着说：“嗨呀，这不是荷塘村的吴白话嘛？啥风把你吹到我们村来了？”

被叫做吴白话的中年汉子刚蹴下去，又忽地站起来，挥胳膊扬手地说：“……我从湖北老河口引回来一个女子，想介绍给你们任家村。哪个小伙子娶了她，就享了八辈子的福了！老四，你家有没结婚的光棍小伙吗？如果有，你就引回去吧，多少给我两个介绍费也就是了，咱不为挣钱，只为给咱清河川人办件好事！咱……”

任老四咂巴了两下嘴唇，蔫蔫地说：“有倒是有一个，可经过了这几年的折腾，咱手里空得连一个钢崩儿也没

有！咱总不能白白把人家娃引走啊？”

任老四说着，又朝年轻女子肚子上瞅了一眼，脖子伸了伸，咽了一口唾沫。接着，又退出了包围圈。

“多少给两个，咱不想多要。老四……”吴白话朝任老四招着手。

任老四对于这种占便宜的事，反而害怕了，只是轻轻地摇着头，缓缓地朝后退。

北巷的光棍二癞子，睁着一副阴阳怪气的眼光，分开了众人，站在年轻女子面前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把目光停留在挺起的大肚子上边，说：“我倒想把这个女人拾掇了，可这个怪物咱不敢收留。刚进门，就给咱生个野种，这，这……”

“那怕啥？三天两后晌，给你生个胖小子，不用你出力，不用你费劲，就来个叫爸爸的，那多谄……”二癞子被他身边的一个小伙在腰里戳了一指头。

“二癞子，你他妈的还弹嫌人家怀着个野种，你那牛牛子是叫狗吞了的，说不定还弄不出个娃子来哩。有了这野种，也免得你祖先坟里断香火……”碾盘旁边碌碡上蹴着一个络腮胡子，一边用火柴梗戳着牙缝里的菜屑，一边大不咧咧地说。

二癞子是任家村的小子辈，自小死了爹娘，靠邻居周济长大的，谁都敢骂他两句。

红裤子女人起先还是心平气和地站在那儿，见这个村子里的人们嘁嘁喳喳说出了这种不三不四的脏话，脸上的颜色就越来越不正常了，最后，竟然气得紫一块青一

块，浑身也不断地哆嗦起来。

围在碾盘四周的庄稼人都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大叔，大爷……”红裤子双眼滚出了泪珠，同时“咚”地一声跪在了雨后的湿泥地上，操着湖北口音，颤着声儿说，“谁收留了我，我把谁孝敬一辈子啊……”

人们像做了错事一样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又耿耿跪在地上向“大叔大爷”乞求的红裤子，都目瞪口呆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吴白话又挥了一下胳膊，喷着唾沫星子，说：“乡亲们，你们都把我叫‘吴白话’。说我整天骗吃骗喝，出东村进西村，尽说了些空空媒……可我今天实实在在地给你们任家村领来了一个姑娘呀！这不是一个大活人站在你们面前嘛！不要看她怀着个大肚子，她可是实实在在的姑娘家。这回总没说白话吧？一个活活的女人，现成地跪在这里……谁要谁说话……我说你们任家村啊，再穷，也穷不到家里干干的，拿不出一二斗苞谷……这可确确实实是个便宜货啊……”

“吴白话，甭说了……”人群后面站起一个白胡子老汉。

人们把目光都向圈子外面投去。

原是独庄子仁厚老汉。

仁厚老汉把长管旱烟袋在腰带上一插，分开众人，向跪着的女子走来。他弯下腰，双手搀起了红裤子女人，说：“女子，跟我走吧……”

红裤子女人朝吴白话瞥出了征求的一眼。

吴白话不认识仁厚老汉，他的家境不够了解，就睁着一对惊愕的眼睛，说：“你？你有光棍儿？”

“废话！”仁厚老汉拉着红裤子女人的一只手，匆匆向溪东头走去。

村里人不约而同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其实，仁厚老汉是个好人，他的儿子虽然没有多余的话，却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！”

吴白话听了大家的议论，也就跳下碾盘，跟着仁厚老汉的背影，向独庄子走去。

沿着村东的大路，向北走了不到三十米，就来到生产队的禾场边。禾场南边有一座不大的高台子，上面住着三户人家，除仁厚老汉是一间像菜园庵子的瓦屋外，其余两家还是用荻尖毛苫起来的临时茅屋。没有院墙，没有门楼，一进前门就到堂屋了。

当仁厚老汉领着红裤子女人和吴白话媒人走进瓦屋的时候，仁厚老汉的儿子正趴在锅台上“嘎吱嘎吱”地铲锅巴。看着老爸引进来两个陌生人，就丢开活儿，把两只脏手在裤腿上蹭了蹭，靠在锅台边，憨憨地发笑。

“笑屁哩，还不赶快给客人做饭！”仁厚老汉一边给吴白话端来一只小凳儿，一边指示儿子洗手和面，为客人擀面条。

仁厚老汉的儿子叫任好民，可是村里人很少叫他的大名。他忠厚老诚，眼看快三十岁的人了，也没娶下个媳妇，从来也不见在女人窝里混搭，加上平时寡言少语，从不与邻人们争多论少，村里人倒忘记了他的大号，却慢慢

地为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“老好”。老好就老好，反正不是贬义词，村里人也没什么恶意，叫就叫吧，从此，“老好”的大名在任家村大人碎娃的嘴里不断地呼喊者。

虽然没有说透，“老好”从红裤子女人用羞羞怯怯的眼神盯着他的动作中，也看出了一点意思，就憨憨地笑笑，转身在面缸里舀面去了。

红裤子看到了，就又从椅子里站起来，到水缸边的脸盆中洗了手，把“老好”衫袖子一抻，使了个眼色，让他歇着，自己动手和起面来。

吴白话从嘴角拔出仁厚老汉递到他手里的长管烟锅，说：“看看看，这娃是个庄稼汉娃，勤勤得很，知道过日子咯。你看，刚走进门，就知道疼男人了！你看你看，和面的那手，多灵巧，多麻利！老兄啊，我敢说，你若娶了这个儿媳妇，有享不尽的清福！”

仁厚老汉也一笑，说：“你老弟的两片子嘴唇，真会‘扇合’，难怪人们说：吴白话的嘴——谝的美！”

虽然是生锅生灶，但凭着在娘家做饭的一套巧手艺，还不到两锅旱烟的功夫，几碗香喷喷的面条就端到了屋子当中。

红裤子刚在嘴里塞了一筷头面条，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了下来。吴白话看到了，说：“你看这娃……哭啥哩？这不是成成样样一个家庭吗？这小伙子人长得不错，虽然说年龄比你大了几岁，但人家却是一个老好娃，一辈子不会欺侮你……咳，哪里黄土不埋人？甭哭了，哭啥哩！”

红裤子只是摇摇头，仍然掉着眼泪，饭吃不下去，干脆把碗放到案上了。

吴白话思索了一阵，又说：“是不是嫌叔今天说话太放肆了，伤了我娃的自尊心？要是这话，你甭难受。给人说媒这事，就连做生意一样，连卖骡子马一样，就得多‘夸夸’几句……说几句伤我娃的难听话，甭在心里去，叔也是没办法呀，不这样，给你这样的人找一个主家难哪！”

红裤子还是摇摇头，仍然掉着眼泪。

吴白话不再理她，端起老碗，一连吃了两碗，嘴一抹，说：“老兄，把娃待宽些，出门之人，远离爹娘，不比在她娘老子跟前……”

“放心！放心……”仁厚老汉说，“我老伴死了，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瓜瓜儿子，跟前连个女子也没留下，娃留在我家，全当我的女子……”

吴白话把他的搭毯子在肩上一搭，就起身出门。

仁厚老汉挡住了：“你……怎么能空着手回去呢？从老河口到这里，至少也得跑上十天半月，我能亏了你？”说着就把吴白话的搭毯子取下来，从竹囤子里挖了两斗还没晒干的湿苞谷，装进搭毯，让吴白话背上：“这二年生产队收成不好，没有多余的。不过，一斗二斗，我老汉还是能拿得出的。”

吴白话眨巴了两下熬夜走路而发红了的烂眼皮，略一沉思，说：“不少，不少。说媒跑闲腿，吃个油油嘴！这没啥价码，多少都承你的情哩。我走了……”

一家三口儿送吴白话上了大路。

还没过一个月，红裤子就生下了一个女子。

仁厚老汉高兴了一阵之后，找到村里小学教员的家，让他给孙女起个名字。教员想了想就给起了一个很秀气的大号叫任月玲。这任月玲和爷爷不知是犯克星还是怎么的，她出世还不过三个月，仁厚老汉就一命呜呼了。

送埋了仁厚老汉，红裤子和“老好”两人守着一个小子，欢欢乐乐地过着日月，倒也惬意，倒也舒服。

村子里原来曾有好一些小伙子说过红裤子的怪话，说什么“怀着个大肚子跑出来的女人，在娘家必不是个东西，说不定乱跟男人闹哩，要不，咋带着一个野种跑出来了！”还有人：“这婆娘，一定是个骚婆娘，不信，你走着瞧，不把任家村的光棍们拉完才怪哩！”又有人说：“这号婆娘，凭‘老好’那本事，说啥也守不住，迟早要跑回娘家的……咳，还不是空喜欢一场！”

可是，怪话毕竟是怪话。红裤子自从生了任月玲，一直循规蹈矩，安分守家。和“老好”晚上在炕上发生的事情，村里人没法知道，但她和村子里任何一个小伙子没有胡来过，连一句搭牙擦嘴的话儿也没见说过。于是，人们对这个在娘家怀了私生女子的骚婆娘慢慢淡忘了。

一忘就是四年！

四年后的一个夏天，天气闷热，从地里收麦子回来的庄稼人，都热得喘不过气来，于是，就赤着膀子穿着半截裤衩，端着老碗，来到大柳树底下乘凉。

做晌午饭时，红裤子体贴她的男人，怕他受了热，不让他挑水，自己却挑着一副桶担来到井台上。辘辘绳艰难

地一圈一圈刚缠到滚子上，水桶还没有挪到井台上，辘辘把却又“劈叭叭啦”反转开了，越抡越欢，终于把一桶水又“咚”地一声墩在井水中。原来红裤子眼前直冒金星，头脑“嗡”地一响，昏晕过去，倒在井台上。

大柳树底下乘凉的人们慌了，急忙忙赶过来扶起了红裤子。

当红裤子长吁一口气，微微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人们发现搀扶红裤子的还有一个外乡人，肩膀上斜背着一个白包袱，他掐着红裤子的鼻根，轻轻地说：“英子，你清白了吗？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看谁来了……”

这时，人们才发现这个外乡人操着一口湖北话，与红裤子的口音一模一样。于是，大家都愣住了。

红裤子突然站起来，抓住外乡人的手说：“哥，我可把你盼来了……”说完，又晕过去了。

村里人没名其妙。

外乡人接住红裤子刚才的话茬说：“我是她娘家哥……”

“老好”听说娃她舅来了，就一边背起红裤子一边拉了外乡人的手，直向家中走来。

把红裤子放在炕上歇了，“老好”一边替外乡人倒茶水，一边心里犯疑：从来没听老婆说过娘家还有个兄长啊？

红裤子终于睁开了眼睛，说：“哥，……四个年头了，你怎么不来看我啊？”

“英子，你一走杳无音信，我到处打听，也没个下落，

我盼得……一家人盼得哭了好几年……”

红裤子突然想起了月玲，就吩咐男人：“还愣着干啥，快把咱玲玲娃叫来，让她……让她舅舅看一眼……”

“老好”确认这个外乡人是自己的丈人哥以后，也显得十分殷勤，把月玲从门外边找回来，塞到她舅舅的怀里，自己又急急地去代销店破费三角钱买了一盒“大雁塔”香烟，走进门，却见兄妹二人正在抱头痛哭，两人的眼圈都红红的。“老好”想，兄妹一别四年，见了面伤心悲痛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于是，就撕开烟盒的封口，颤着手儿抽出一支，送到丈人哥手里，说：“哥啊，你这妹妹也太言谨了，四年来，没给我谈过你们家一点点内情，我连你们家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。我还不知道她有个娘家哥哩，要是知道，我早送她回娘家探望你去了……”

吃过下午饭，‘老好’又要下地割麦了，临走前，他向丈人哥交代：“你就在屋里歇着吧，晚上回来咱们再谝……”

娃她舅刚说要倒在炕上休息，红裤子朝他挤了眼，挡住说：“哥，山外的夏收是龙口夺食哩，不比咱们家那老山林里。你还是陪着娃她爸割麦去吧。你割不了，总能帮他捆麦捆子……”

于是，两人一块去了麦田里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娃她舅也确实把力出了，干干一条毛巾，擦了一下午脸，能扭出水来。本该是一天的活，两个人一下午就拾掇得利利索索，感激得“老好”说：“哥哎，人常说，亲故亲顾，有个亲戚到底好，要不是你帮忙，这

点活，我明日还得再干一天！”

晚上，“老好”告诉红裤子：“咱哥下午把力出扎了，确确实实乏了（困倦），晚上就让咱哥跟我到打麦场上去睡吧。那儿凉爽，疲倦了的人能歇好……”

红裤子眼睛一愣，说：“越说你越‘老好’了！咱哥是个客，到咱任家村来，人生地不熟，怎能让他和那些不熟悉的人睡在一块呢……要睡，还是你去睡，让咱哥就睡在咱屋里吧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老好为难了，“咱屋太小，太窄狭，况且，只有一盘土炕……”

“那怕啥？和我、和娃睡在一个炕上不对了，我们是一个娘奶头上吊下来的亲兄妹，怕啥？”

“那行，行。我倒忘了这一点！你看我这脑子，咳，真笨！”“老好”说着，肩上搭了一条被子向打麦场走去。

天气太热，打麦场上除了老人和女人，全是中年人和小伙子，有些人把精屁股的碎娃也领到场上来睡，一页芦席挨一页芦席，黑压压地睡满了一场。

当人们看到“老好”一个人来打麦场上睡觉，就有点诧异，随后，互相趴在对方的耳朵上窃窃地咬起来了。

不一会儿，二癞子光着脚片子走回家去了。

二癞子在半年前娶了南巷子一个寡妇，叫线旦儿，是妇女伙里一个热闹脚色，专爱打听人家两口睡觉的事儿。这阵儿听男人趴在她耳朵上嘀咕了半晌，脖子一蹶，眼睛一瞪，训斥男人：“胡说个屁！，你胡说个屁！人家是亲兄妹，你犯啥神经？快睡觉去……”

二癞子被线旦儿熊了两句，吐了一下舌头，又光着脚片子趑到打麦场里去了。

二癞子一走，线旦儿抿嘴一笑，在心里说：“看个究竟去！”

换了一双软底胶鞋，线旦儿锁了前门，蹑手蹑脚地来到村东头。过了青石桥，顺着小溪边的大路，直直地朝独庄子走去。

天上虽然没有月亮，但星星却密密麻麻地撒满了天空。

独庄子三家住户，都没有后院墙，线旦儿畅通无阻地来到红裤子的窗子底下。窗子下边就是土炕。她先趴在窗台上听了一阵，不见炕上有任何动静，刚说要离开，却听见土炕上传来轻轻的呜呜的哭声。分明是红裤子的声音，线旦儿又凑了过去，并且把耳朵慢慢地贴在了窗户外面的墙壁上。

“……我想你，想的很呀……”红裤子的声音。

“我也想你，想得我好心慌……”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白天不要说起，每到夜晚，想起咱两个在一块那阵儿，我的下身就痒得不行……”又是红裤子的声音。

“玲玲她爸不是在你身边睡着吗？”

“那是个笨熊，不会弄这事……”

……听不到声音了。

线旦儿心里一喜，就轻轻地抬起脚步，离开窗子底下，蹑手蹑脚地窜进了北巷子。

绒线嫂和线旦儿是很要好的朋友。线旦儿轻轻地敲

开了她的门，把她从炕上赤条条地拉下来，并且趴在她的耳朵上说了一阵悄悄话。绒线嫂一喜，登了一条短裤，吊着两只大奶子，相跟着出了北巷。

线旦儿拉着绒线嫂的手，刚站到窗子底下，就听见土炕上传来红裤子“哼哼唧唧”的呻吟声，而且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个不停。

哼哼唧唧和呻吟吟吟的声音之外，还夹杂着男人“吭哧吭哧”的喘息声，这种喘息声又粗又野。线旦儿想起了二癞子和她干那事的时候，也是这种样法，想着想着，裤裆里就有一股湿溜溜的东西顺着大腿流下来。她不由自主地在绒线嫂的交裆里抓了一把。

绒线嫂正说要反抗，屋内的电灯“咯登”一下拉亮了，吓得线旦儿“倏”地一下离开窗台，跑到了小溪边，瘫坐在那里。

绒线嫂笑着赶到线旦儿跟前说：“正听到紧火处，你跑啥哩？”

线旦儿心里“蹦蹦”地跳着，说：“屋子里灯亮了，我怕红裤子看见咱俩……”

“你才是个瓜熊！晚上，屋子里越亮，外边就越黑，她把灯拉亮了，咱立在黑处，他们才看不见哩！”

“是不是？你看我这笨蛋！”

于是，两人又来到窗下。

土炕上继续传来踢里倒腾的响声。

线旦儿一听急了，就想把糊窗子的纸扯破看看。绒线嫂把她的手挡了一下，就伸出舌尖，用口水慢慢地舔破了

窗户纸。这种动作娴熟的程度，足以证明绒线嫂是“听墙根”的老手。

窗户纸被舔开了核桃大一个小窟窿，绒线嫂把一只眼瞪在了小窟窿上。

土炕上的事，全看到了……

周身颜色有点发黑的男子趴在女人的身上，女人的身子明显地发白，而且白得像一团棉花。两条又白又胖的大腿还勾住了男子的臂部，缠得很紧很紧；一双像莲藕般的臂膀紧紧地搂住男子宽阔的背脊，一双纤纤细手在背部不停地摩挲着；一头蓬乱的乌发撒在炕席上，眼睛挤得严严的，一张小口不停在地男子肩头咬着。忽然，女的把男子掀翻了，“啊”地一声又扑到男子身上……

听到土炕上的响声，线旦儿迫不及待地，把绒线嫂一拉，要她让开窗户上那个小窟窿。

线旦儿刚把一只眼睛凑到小洞上，身子就像扭麻花一样瘫坐在了窗子底下。

好在屋子里边的响声大，窗子外边的响声小，窗子外面发生的一切，红裤子根本不知道。

绒线嫂弯腰把线旦儿拦腰一抱，抱离了窗户底下

……

2

虽然是夏收的大忙天，线旦儿和绒线嫂仍然没有下田割麦，她俩像负着什么使命一样，走东家串西家，不到半天功夫，昨天晚上窗户窟窿里边发生的事情，全村的女人们都知道了。

有人在巷子里挡住了二癞子，很神秘地问：“是你和你媳妇亲眼看见的吗？那两个狗男女耍的美不美啊？”

二癞子眼一瞪，在地上吐一口，说：“没有的事，少胡说！我昨晚在打麦场睡了一整夜，谁不知道！不信你问问‘老好’本人去，他跟我睡在一张芦席上；我媳妇昨晚熬娘家去了，不信你问问她娘家妈……”临走开时，又教训那人一句：“这号事，坚决不能乱说！人命关天的事咯……”

二癞子说罢，又钻进南巷子狗剩家，狗剩正在吃早饭。他和狗剩是自小钻大的一对光棍，两人好得像一母同胞。

昨晚她媳妇见到的新闻，他毫不保留地加盐加醋地灌进了狗剩的耳朵。

如今的狗剩仍是个光棍，听着二癞子这些十分刺激的话语，裤裆里不觉一阵臊热，立时坐不稳了，两条麻杆腿不住地扭动。然后，在锅台子上猛砸一捶说：“不行！他